

# 在坝美，当一日陶渊明

□ 朱 愤

应好友之邀，我来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坝美景区。这里位于云南省的最东南端，滇、桂、黔3省交界处。车出广南县城，往北行驶。一路穿行于喀斯特地貌山间，群山迷蒙，峰回路转，行至42公里处，到得一个叫发利村的所在，左转约500米，便到达坝美的入口。

似见陶渊明坐在前面的山岭上，烟雨 中，悠然望枝头新绽的水灵灵的粉红；油菜花开得灿黄，耕牛悠闲地走入淡雾，意趣十足，独领坝美风韵。

坝美坐落于两个溶洞之间，需乘船穿洞才能抵达。要是走陆路，那得跋山涉水，翻越悬崖，千回百转还不一定找到路。这情景令人想起武侠小说，那些高手侠客偶然坠入山谷后意外发现的一个宛若仙境的秘密之处。

洞口，一瀑飞流而下，水流哗哗作响，一丛高大龙竹，郁郁葱葱。行舟入洞，周围一片漆黑，不见一丝微光。只闻船工划桨击水之声。往日爱说爱笑的人们，也屏声静气。倏忽，一曲细细的歌声轻轻撞击着我的耳鼓。凭着一抹船头的电筒微光，发现是一位壮家姑娘，在用壮语歌唱。歌声如天籁之音，那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来了，有点不知身在何处，所有关于尘世的声音和故事好像都被挡在了洞外。这是我喜欢的状态，人像是变成一片树叶，轻飘飘浮在水面上，没有目的，只有无边的享受；没有声音，只有无约束的欢歌。



## 生活的AB面

□ 李小芬

4月里，冷空气一拨一拨地冒泡。刮风、降雪又下雨，反反复复。但，天终于还是暖了。“五一”过后，团团白云，在湛蓝晴空下，轻盈飘移。那些阴霾，终究是过去了。

之前的很多天，我的心都如阴冷的天，难以有热度。左边胸部，一波又一波的疼痛来袭。3月，是刺痛。去附近医院做了B超，无事。发展到4月，是剧烈的、钝击的、一动也不动的疼痛。换了大医院，依然无病症。“肋骨神经疼”，给我自己下了诊断。因为这半年，诸事缠身，件件不如意。

写作没有成就感。以前一有灵感，角度便新颖。才华横溢的佳句，频频冒出。发表率也就高。而如今，江郎才尽；

炒股总是失败。买一次错一次，卖一次悔一次。那些好运，那些欢喜，通通都离我而去，怎么追也回不来；

单位也不景气。领导没了拼劲，守着基业过日子。那些热情，那些活力，那些向前奔跑的目标，都用不着了；

远方，最关心的亲人，生活也有了波折。就是这样，不由你掌控。善良的人，没得到公平。老天偏向强势一方，恰巧强势那方又暗自自私，于是善良的人吃亏；

每一天，都假装淡然而过，可那些刻意隐藏的负面情绪，时不时跳入，夜夜折磨着我，难以排遣。看我每天悠闲散步，每周摄影，每月做公益，朋友们都以为我很快乐。可我却总想在心情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：“层层剥茧，各有各的心酸。”那些隐匿的惆怅，夺走了我的快乐。渐渐累积，损害着我的健康。

机缘巧合，遇一心理咨询师。她问，你每天用于多长时间写作？答，2小时。那更早的辉煌期呢？她又问。我不敢答了。我想起了，在我红火的巅峰期，我每天用于充电、思考、写作的时间不少于5小时。

炒股跟过去相比，你有哪些进步？是更加钻研了技术，还是更多研究了公司？她问。不，不，不，我用于看股票的时间也少了。懒得琢磨，偏听消息，不认真对待了。那么，她说，运气，不会永远跟着你。决定成败的，依然是付出的比例。

单位领导，你能改变吗？要么撸摊，要么甘于现状。最不应该的，就是牢骚抱怨，自己却如温水里的青蛙，安然松懈。她说。

似迷雾渐消散，思维略顿悟。善良之人，寻求的是心灵的悠然与自得，外加一份美好的坚守。暂时受点委屈吃点亏算什么？总有人，会看到你的闪光点。

就如同，烦事再伤神，你也得费心排解。譬如，想想每日写字三千的文友，你比不勤奋。想想每日琢磨K线图同事，你比不了专注。离职，你又没有勇气开始新征程。为亲人愁思，缓解不了你的焦虑。与其对愁眠，不如点一盏明灯。

我的心，顿时开化，豁然敞亮。

坝美，山美、水美，被遗落在尘世之外，仿佛是武侠小说中高手侠客偶然坠入山谷后，意外发现的一处仙境

不知前路茫茫，几分彷徨之时，一道亮光照亮了溶洞空间，仿若海上灯塔。经历一番黑暗，大家的心态似乎得到了调整，尽管洞中怪石嶙峋，如狮如豹，不时有蝙蝠飞过，发出噼啪之声，但依然阻挡不住人们的激情，有人唱着山歌，有人吹起口哨，有人评说崖壁上的石人，任悠悠的小船在洞中行驶。

随着一阵热烈而欢快的唢呐声响，眼前洞口豁然大开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坝美的壮族姑娘，她们翩翩起舞，欢迎远方的客人。弃船登岸，喝一杯壮族姑娘献上的美酒，行进在田间小道，放眼坝美，犹如来到了另一个世界，眼前豁然开朗。

这里，四面环山，不通公路，进出村庄多靠溶洞水道。田间，稻谷飘香，蜻蜓飞舞，道旁，树木葱郁，枝繁叶茂的大榕树，盘根错节，生机盎然。几个壮族老人端坐在树荫下，注目远方，神态安详，看着他们悠然自得的神情，立刻使人记起了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诗句。

在这里，水不仅是生命之源，也是美之源泉。坝美的河道或直或弯，绿水勿宽勿窄，举目远眺，峰峦层叠，浓淡有致，如墨似雾。近看，河边村舍依依，垂杨覆地，

蜿蜒的河水缓缓流过那些小桥流水人家，嬉水的白鸭，吱吱的牛车声，唢呀作响的牛车，衬映出朴素的乡土风情，显得幽雅恬静。一叶叶穿梭其间的小舟如在画中，真个“船行着色屏风里，人在回文锦字中”。当然，更令你着迷的，是这里的“圣水”，坝美的水呀，清澈、纯净，触之如抚玉，清凉而不寒，喝之如饮甘露。山因其透明而流满了活力，人因其纯洁而呈现光彩。河面绿得满眼发蓝，让人想到西王母的天池，海底龙宫翡翠、玉、粉瓷、彩碟……不，比工匠、画家笔下的绿可美多了，因为河水由近到远是：墨绿、深绿、浅绿、淡绿，还有茶绿……层层碧波叠翠。我看得凝神发呆，想不顾一切地触摸那份绿。

山静水静人静，就容易痴想。坝美河水那种生命的原色让游人纷纷猜想缘由。有的说是天空的蓝和四周山的植物映照在河里；有的说是河底水草衬出来的；还有的说，也许是河水含有某种矿物质。看惯了太湖与滇池被污染的水，会为抚仙湖、星云湖的水清澈而欣喜不已；可当你看到坝美的水，就真正有身入最后的世外桃源之感。是啊！面对这越来越少的清澈河水，我们除了喜欢，更有热爱，谁



青海湖

张宏祥摄

## 断网家庭日

正拿着手机看朋友圈的分享，女儿喊我，应声时，她已经走开了。跑过去，女儿无奈地说，只想问问今天几号，可问了好几遍没反应，在iPad上查了。我放下手机，凑过去，人家已经打开电子书看起来了。好不容易拉着老公一起下厨房，他塞上耳机听有声书，我东拉西扯半天一句也没听。一把拽下他的耳机，他转身又刷起了微博。

这就是我每天的生活写照，最近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，而是他在你身边上网。铺天盖地的最新资讯、永远也刷不完的消息、不断出新的游戏，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，但充实的同时却忽略掉了生活的本真和温馨。

小时候，每天回到家里，写完作业。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喝茶聊天，爸爸总是把自行车擦得锃亮，让车后轮飞速的旋转显耀他的车保养如新。妈

妈会边打毛衣边讲笑话逗得一家人把茶水喷出老远。而我和弟弟就在院子里耍宝，满头大汗地找爸爸妈妈讨赏。如今，这样的场景已经成了过眼云烟，一去不返。

那天的同学聚会，一桌人都忙着低头看手机，有人献计，把桌子中央空出来，手机都上缴。不准静音，不准飞行模式，不准关闭网络！手机铃声响一次罚酒一杯，想看信息罚酒两杯，想接电话罚酒三杯。这事过去没几天，看到有同学在朋友圈感叹：“网络，你断与不断，我就在这里。”

我不禁大受启发，既然全家因为科技和网络而疏于交流，那么为什么不干脆选一个固定的时间离开网络，全家总动员寻找久别的热闹呢？女儿第一个响应，她责怪爸爸好久没陪她散步了。老公也没意见，原来他早就看

头而累死。当地人把石头钞票称为“费”，一般来说，小额交易可以直接使用石头钞票，如果数额大，比如涉及房屋、牲口买卖就要用巨石交易，而一般巨石重好几吨，没法挪动。当地人用刀子在巨石上刻新主人的名字即可，巨石不用挪地方，反正不会被人“偷”。

这些巨额石头钞票我爬上去看过，上面有些特殊花纹，有点类似水波纹，个别的还刻上了花草虫鸟的形象，还有一些人名，表明之前这钞票曾被这几人拥有，当然最新刻上去的名字是现在的钞票主人。石头质地越好，总量越大，价值便越高。当然，如果是某位著名的水手、英雄最先把钞票拉到雅浦岛，那价值也便更大，就像国内的名人效应。

也不愿丢点纸屑果皮在水中，因为我们欠大自然的实在太多了……

拜访村民家，凭栏而坐，喝着主人奉上的香茶，或品尝一碗甜丝的汤圆，是何等的惬意。如果你有兴趣，还可以浏览一番他们的生产生活用具，如织布机的机杼，舂米的石臼，磨面的石磨。织布的机杼，全为木质结构，古朴，是它的特质。织布的壮家女，总带几分腼腆，随着梭子来回穿梭，七彩的布料如七彩的路，不断伸展。

坝美的入口在北，出口则在南。出口处，山峰如一座屏障，顺着河道乘船前行，依然有大大小小的溶洞，但意趣却与来时大不一样。坐过摇摇晃晃的马车，再上船，游过另一个与坝美相邻的溶洞，赫然发现，刚被时光阻隔的嘈杂世界，已经重新挤在眼前。

当一日陶渊明，做一个美梦，该知足矣。

夜色已经很深了，只有踏上归程，蓦然再回首，陶渊明仍旧坐在桃花岭上悠然望着南面的青山，望着满山满岭盛开的桃花……



□ 孟 月

我抱着电脑不顺眼了。一拍即合，女儿干脆拉断了电闸。

瞬间，一片漆黑中，三双手握在一起。只听着石英钟发出的嘀嗒声，我们慢慢坐到沙发上，老公打开话匣子说起了最近的趣事，一个同事看到微信上牙膏尾部的标记能看出是否有化学成分，结果把自己家的牙膏全部扔掉了，后来发现是假新闻。从牙膏聊到沉船时要不要遵守纪律，直到人生梦想，感恩的心，又聊到如何系好人生的第一颗纽扣……

不知不觉已到深夜，这段纯净的时间里，没有网络的侵入，我们在黑暗中心无旁骛，认真地倾听和交谈，从没感觉老公是这么幽默，女儿是这样善解人意有理想。这才是完全属于家的时间，心只为家人而存在。

这就是我家的“断网家庭日”。

不知不觉已到深夜，这段纯净的时间里，没有网络的侵入，我们在黑暗中心无旁骛，认真地倾听和交谈，从没感觉老公是这么幽默，女儿是这样善解人意有理想。这才是完全属于家的时间，心只为家人而存在。

在岛上生活了几天，发现当地居民的“商贸生活”并不频繁，大部分人家的衣食住行都是自给自足，除非某户人家多日没打到猎物才会拿石头钞票去买肉吃。当地人烤兔子肉时，香气扑鼻，把我馋得不行，但我手上没石头钞票，根本不能买。最后，我找到一位“烟鬼”，给他两包香烟后，他给了我几块石头这才换了块野兔肉。

虽然在岛屿上生活时间不多，但是当地人奇特的生活习俗却深深影响了我，以至于回国后，我见到地上的石头竟然有种拿起来当钱花的冲动……

## 走，吃十碗去！

□ 魅 鸣

“吃十碗”是乡村庄户人家对“吃酒席”的一种俚称。既要讲求节约省料，又要让来客吃饱吃好，这是他们最质朴的待客之道

早先，村里里整酒席只用碗，不用盘。谁家办红白喜事，常有热心乡亲一路邀约过来，走到某某家吃十碗去！吃十碗，对于平常俭朴惯了的亲人们来说，该是一顿何等丰盛的宴席！

“吃十碗”是乡村庄户人家对“吃酒席”的一种俚称。因为乡村的酒席，大多以十碗为基本规格。分三路摆放在方正的八仙桌上，上三碗，下三碗，中间再四碗，那样子就如同一个好看的灯笼平铺在桌上，显得很喜庆。

当然，遇上家道殷实的人家办事，有时还会在十碗的基础上，再加上几道菜，让桌上的“灯笼”一下变成规规矩整的“大方块”。于是，灯笼形的十碗就升级为三排四碗的“一十二碗”或是四排四碗的“一十六碗”。只是，做这样的酒席必须得有一定雄厚的家底，绝非一般庄户人家所能做得到。但不论家境如何，既然是整酒席，用乡亲们老话说“再穷也要掂起脚来做长子”，桌上置备齐最基本的十碗，那是必须的！

老家鄂西山区酒席的十碗，常有“十碗八扣”之说。除了最先上来的“帽子菜”和最后端出的汤菜是师傅现炒外，其余八碗大多是蒸菜，乡亲们称之为“扣菜”。所谓“扣菜”也就是先将食料切好拌味，做个粗加工，然后将其整齐摆入碗中，中间加上配料，放到笼屉，架起大火去蒸。等到要出菜的时候，再将其从笼屉里端出来扣上大碗一翻转，那菜立刻就在大碗里变得圆乎乎地有模有样，掌勺的师傅只需再在上面撒上点香菜，上点油汤就可正式上席了。于是，在乡村，遇上有过红白喜事的人家，就常见那厨房灶台大锅上的大笼屉被架得老高老高。

乡村酒席“扣菜”的大行其道，想必是与乡村的烹饪条件有关。庄户人家的大锅土灶总是不及城里的煤灶小锅，桌席一多，师傅做起炒菜来不但费时费力，出菜速度远不及蒸菜出得快。而做“扣菜”，一切“功夫在诗外”，只要前期准备工作做充分了，笼屉一架起，烹调工作就已完成了一大半，出菜就显得极为省时省事。

乡村“十碗”的所用食料大多为主人家自产或储存之物，极少去外买。这或许与过去物资贫乏形成的习惯有关。荤菜以猪肉为主，辅之以鸡鱼羊肉；素菜则以豆腐为主，辅之以干菜鲜菜。然后荤素搭配，分门别类调和而成。既要讲求节约省料，又要让来客吃饱吃好，这便是乡村庄户人家整酒席的一种最质朴的待客之道！

“十碗”上桌的打头菜，大伙都俗称为“头子菜”。既称“头子菜”，那所用的碗就理所当然地要比其他菜碗大上一圈。自然，碗里所装的内容比起其他菜碗来也就要庞杂得多。“头子菜”的主要食料为肉糕——山区受条件限制缺少大鱼是没法打鱼糕的。于是，掌勺的师傅就就地取材，将新鲜的肥肉细细地剁了，加上豆腐淀粉鸡蛋搅拌均匀，拌上作料来打糕。这样打出来的肉糕，在蒸之前用鸡蛋黄抹过面和用红墨水点过花，蒸熟后黄艳艳的杂着点点红斑，就很好看。虽说肉糕在鲜嫩程度上不及现在的鱼糕，倒也独具特色，别有风味，在山里很受庄户人家的喜欢。

据说这“头子菜”的肉糕是有定量的，一桌八人，一人两片，余下填充处的零碎肉糕那是领桌或酌酒人的犒劳。倘若自己面上的糕已吃完了，还将筷子伸向其他面上的肉糕，便会被他人视为无礼！

“头子菜”是一桌酒席的重头菜。因而，乡村的红白喜事，在出“头子菜”的时候，那端盘的都要扯起嗓子一声吆喝：“大炮手！”屋外放銃的便立刻响应，随即就是响亮的三声“三眼銃”响。周围的人们就知道，这一拨又要开席了。

乡村“十碗”的“八扣”，据其食料的准备情况，并无一定之规，但其中的几道重头菜却是必须要保证的。譬如用包谷面、鲜辣椒，洋芋坨坨垫底调制而成的粉蒸肉，是乡村酒席约定俗成的第五碗菜，出菜时外面的“大炮手”还得放上三銃，自然是不论什么规格的酒席都少不得它。还有变换不同口味、涉及其他肉类品种的诸如盐菜扣肉、羊肉扣豆腐、鸡肉扣糯米、瓦块鱼扣干豆豉等，也是必不可少的。鱼块、扣肉自然是要先在油锅里初加工，再切解装碗添上盐菜、豆豉等辅料才成。羊肉、鸡肉是不带骨的，加味煮熟后剔除骨头，然后将肉切成薄片整齐地平铺碗底，分别加入豆腐块、糯米饭，才可上笼屉去蒸。

乡村“十碗”的句号，是用汤菜来完成的。通常为黄花、木耳、鸡蛋汤。家境好一点的也会用新鲜肉圆子汤。主人家里实在没什么拿来做汤菜的食料，就用一大碗炖鸡蛋顶替也成。来客都是乡里乡亲，各人的家底心里都有一本账，只要主人尽力了，谁也不会太在意。

待客人们吃饱喝足，纷纷离席。支客先生站在屋中一声吆喝：“大盘子拆空啊！”屋外就又是三声銃响，这一拨的乡村“十碗”就在三遍銃响之中，算是彻底地吃结束了。